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十號

目錄

革命外交論

罪風

模糊

柯西

小學教師的悲哀(續)

俊東

革命外交論

罪風

『革命外交』之意義

現在革命外交的呼聲震得震天價響，標語寫的是革命的外交，民衆所要求的是革命的外交，政府所標明的也是實行革命的外交！可見革命外交是多麼能引起大家注意了。

但是什麼叫做革命的外交呢？簡單一點說：革命的外交是用非常的手段，不爲一切成例及條約所拘束，而實行外交政策。這種外交是應常用在非常的情勢之下的，撕破以前一切的條約，打倒以前一切的成例，不能顧外國人的嘻笑怒罵，不能顧紳士式的外交的譏評，不能按照天下承平國家無事的時代的一切辦法去辦。不是這個樣子，不能算做革命的外交。

革命的外交，必須具備革命的精神！就是應當具有打破現狀

的精神，沒有這種精神的，不能算做革命的外交。

革命外交的意義是如此。

現在中國爲什麼需要革命外交？

現在中國爲什麼需要革命的外交？其原因也是很簡單的。我們看看中國現在是不是還和以前一樣，受着列強的壓迫？大概誰也不能說中國是已經脫離了列強的羈絆罷！有人認爲北伐成功了，國民革命也就算成功了；國民革命成功了以後，列強是再也不敢欺壓中國的了！所以認爲中國現在已經是自由的了，其實這完全錯誤了。中國現在還是給過去的人十幾年之內是一個樣子！以前怎樣受外國的壓迫，現在還是怎樣受外國人的壓迫。中山先生看清楚了这个情形，認定如果要救中國於危亡，要從列強的壓迫下逃出命來，就非實行革命的外交不可！實行革命的外交是中山先生唯一的外交政策！至於實行革命外交的方法，

按照中山先生所告訴我們的，有底下兩種方法：

- 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 二、打倒帝國主義

中山先生所主張的這兩種外交政策，已經深深的為民衆所認識，民衆深知道：要救中國於危亡，非實行這兩種外交政策不可！實行這兩種外交政策，第一個外交政策，是注重在「廢除」兩個字，非實行廢除不平等條約，不能算做實行中山先生的外交政策，也就不算革命的外交了；同樣的第二個外交政策，是注重在「打倒」，非有打倒帝國主義的精神，也不能算做實行了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外交政策，自然也當不起革命外交的稱號了！

我們仔細的觀察一下現在中國外交的環境，是不是應當實行中山先生所定規的外交政策？我想大概誰也不能說不實行中山先生的外交政策罷！中山先生雖然死了，但他的外交政策並沒有跟他一同死去！現在不是誰都說中山先生「精神不死」麼？那末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便是中山先生的革命外交精神，如果尊重中山先生，就應當努力貫徹他的革命外交精神；如果愛護我們的國家，想要把中國從列強的壓迫下救出來，更應當實行革命的外交。這是誰也不能違背，誰也不應當違背，誰也不準違背的！

現在中國革命的工作，仍然是繼續着在進行，不應當有一天的停止和鬆懈，軍閥似乎已經倒掉了！共產黨也似乎肅清了！但是比軍閥共產黨還要利害的帝國主義仍然是虎視眈眈的。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現在的對外關係上，還是非實行革命的外交不可！不實行革命的外交，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打倒帝國主義是永遠

達不到的。

中國在帝國主義壓迫下，在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下，在國際間絲毫沒有地位。對外的關係永遠不會平等的。我們革命的目的為什麼？求國際上的自由平等不也是很重要的目的之一麼？因此，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打破一切不平等的關係，不是革命運動中很重要的一個目標很重要的工作麼？非如此，中國是決不會得到平等自由的。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革命的外交，以前在軍閥監督下的北京政府廢官僚式的紳士式洋行買辦式的青年台幹事式的外交沒有一個是要得的，就是以外交為職業的外交也非打倒不可！非打倒以前那許多腐化的外交，革命的外交是永遠不會實現的。

當我們要實行革命外交的時候，為我們之阻礙的；自然是列強了，他們認為在中國所得的權利——就是他們所謂既得權。非竭力保留不可，但中國可認為非收回來不可！一方主張保留，一方主張收回，也就是一方面要維持現狀，一方面要打破現狀，於是兩方就發生了極大的衝突。這是一個極困難的工作，舊式的官僚式的外交固然是辦不動的。幼稚的外交一切按照外交上慣例去辦的外交也是辦不動的。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如果要達到我們的目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非有打破現狀不受一切條約、一切成例的拘束對外國不受應當多所顧慮，對一切事件非有決刀斬亂麻的手段和精神不可！因為列強要維持他們的既得權，他們自然要拿一切規則，成例，條約來拘束我們的行動。所以我們在實行革命外交的時候，一切國際規則，慣例，條約的拘束，都要一齊打破！

看清楚了中國現下的情狀：誰能說中國現在不需要革命外

李！凡是不主張實行革命外交的人，都是寧願做外國人的奴隸的人。

革命外交的實例

現在中國的外交，似乎離開革命外交已經很遠很遠了！現在的外交當局似乎是祇能在妥協主義下辦外交的，他們已經忘掉了中山先生的外交政策；廢除不平等條約，更是忘到九霄雲外去了！什麼革命的外交，他們是絲毫的不懂。所以中國現在的外交，似乎已經從灰色的路程中往黑暗中走去。

但是自從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外交政策提出來了以後，革命的外交究竟實行過沒有呢？有沒有實例給我們看呢？據我所知道：民國以來的中國外交當得起革命外交的，共有四件，現在我一件一件的寫在下面，也可以作我們實行革命外交的一點參攷和借鏡。

第一件是民國十二年，廣東海關問題的交涉，這件事，充分的表示中山先生的革命外交政策，不畏強暴的精神，這是中國外交上值得我們紀念的一件事，這個事件的前後大致是如此的：

在民國十二年的時候，廣東各方面都發生了戰事，一年來，永遠沒有停息，當時有雲南廣東廣西湖南河南五省的軍隊都在廣東一省駐紮，以廣東一省的財力自然沒有法子養這許多軍隊，最初還可以別的方法去籌款，等到後來真可說是山窮水盡，羅掘俱窮。中山先生處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決定了收回粵省關稅，一方面可以增加收入，一方面也可以收回海關由中國人自己辦理。

中山先生定規了這個辦法以後，遂於十二年十一月五日通牒北京外交團（由廣東領事團轉交），通牒大意謂：中國關稅除撥償外債外，所餘尚多。此項關稅，其中一部分為粵省稅款，北政

府以取自西南者，為補西南，撥之事理，豈得為小？況當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間，因廣東護法政府之請求，粵省關稅除應還抵押外債部分外，實歸本政府取用之。這個通牒本來是很和緩的。如果外交團能够按照中山先生所要求，事情也就和平了結了，但外交團以區區一廣東省，不足介意，置之不理，中山先生以外交團不可以理喻，乃發表宣言，文辭激昂，大意謂為外交團不顧廣東政府之請求，廣東政府將自行收回海關。外交團因中山先生態度強硬，時勢緊急，即飭其駐華海軍，開赴廣州，保護海關，不許廣東政府收回海關，截取稅款，并電廣東領事團轉覆中山先生，以示孫無國際地位，故不直接作答。該覆文大意謂：「關於中國之所有，外交團不過係其保管人，孫文（原文如此）如欲分潤，當與政府協議，外交團無直接承諾孫文要求之理。如任何方面果有干涉之舉，則外交團只有採相當強迫手段，以為辦理。」

從這個覆電裡，我們可以看出外交團的態度是怎樣的強硬。

中山先生的外交如果是妥協的，那末在接到了這樣一個嚴重的覆文以後，自然是祇有把這問題擱起來了，因為中山先生以前給外交團的照會，曾有靜候兩星期，以待答覆之語；所以他在這兩個禮拜之內，祇是沉默着，一點表示都沒有，但是實際上中山先生對於這個已經有了很大的決心，這個決心便是革命外交的第一次表示。

兩個禮拜的期限過去了，中山先生還希望外交團能够覺悟，所以他的態度，還不怎樣的強硬，祇表示如外交團不同意廣東政府之請求，則關南方港口為自由貿易港，犧牲所有的稅收，亦所不惜；同時廣東民衆團體，遊行示威，拒絕外貨，各工廠則實行

罷工，以爲中山先生外交之後援。就這一點，已經很够外交團討論的了，他們決意如果中山先生不畏強禦，實行更換稅務司，收回海關，則祇有飭軍艦封鎖西南港口。不過這種辦法，沒有能得全體外交團的同意！有的態度很強硬，但有的態度却很和緩。不過他們對廣東政府依然是同情，以爲中山先生是不會有什麼具體辦法的。

中山先生很了然外交團的態度，知道他們裡面的意見也不十分一致，自然他的外交方式是更強硬了，他不顧任何人的勸告，不顧什麼條約的拘束，不怕外交團的威脅，更不怕軍艦的示威，中山先生毅然的派軍隊佔據了海關，以炮擊向廣東政府示威之軍艦，在當時，許多人以為中山先生是要撞大禍了，廣東各國領事團亦向廣東政府提出嚴重之抗議，在那時，中山先生的態度依然是很強硬，領事團及外交團對中山先生亦無可如何！

這件事情的經過，大致是如此的，中山先生這一次的外交引起了一大部分人的注意！也引起了一大部人的非議，當時國內的輿論都以為這是「各省新聞」欄內的新聞，用不着去注意他的。

但這是中山先生革命外交第一次的表示，充分的表小了中山先生不畏強禦的精神，所可惜的就是這一次外交事件以後，中山先生就逝世了！

不過中山先生的革命外交精神，依然存留在人間，所以後來三次的外交事件，還能繼承他的革命精神！

第二件是五卅慘案引起來的——關於五卅慘案我想即使中國人健忘，大概對於這次運動總還不能忘記！所以我在這裡也不必

多提了！當時的北京政府不必提起，一切外交上的辦法都是懦弱的無生氣的妥協的，不明外交上的步驟的，所以我們不必提他；但是廣東省的民衆，因爲援助五卅慘案，竟引起了六月十三的沙基慘案，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沙基慘案發生以後，民衆激昂，各工廠商店及海大員均實行罷工，廣東政府處置得宜，得了很大的效果，一個繁華的香港，竟弄得滿目淒涼，英帝國主義受了極大的打擊，這是民衆外交的成功！革命外交的勝利！也是我國外交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

（未完）

糢糊

柯西

我越是要澈底的觀察事實，結果越顯得糢糊。不成熟的理論固是不可靠，而進一步藉着無懈可擊的理論去觀照事實，當是要先批那理論家的嘴巴，客氣一點說，便打入糢糊之流了。數學要算是最刻板的東西了，然而多處透着玄意；醫學家研究生理作用及人體構造之學，可謂極人生之巧妙了，却不能用一貼藥醫萬人的疾病。在文藝也是如此：雖然仗着那共通性來喚起人的心火，然而也有些朦朧，呵，將筆又滑到文藝上去了！

中國人喜歡折中，西洋人又何嘗不如此，如此便顯得糢糊，由此糢糊，是真理也落得個糢糊的真理。是東便說東，縱是錯了也會是東的；知道是東而偏不敢說，結果和東西都沒有關係，只弄得一場糊塗。在二十世紀裡，若一意去朝衣朝冠而行跪拜禮，真要驕然的做去，倒也顯得漢子氣；却來把辮子拖在西裝的背上

，使人莫明其妙。愛國是好的，博愛，大同，更是好的；可是一愛馬上便成了侵犯，博愛的後面却藏了幾把銳利的刀，據說這是為自衛用的，這裡便又發現了糲糊的矛盾。天下事只有是非兩途，真能把握中間的糾纏解脫清楚，確是一件難事。

以中國的國恥而論吧，現在已快達到頭髮之數。國恥是當雪的嗎？恐怕只要是中國人都會無疑的承認這是應當雪洗的。然而『五七』我們見過了，『五九』我們也見過了，『五卅』及最近的『五三』我們更是念念不忘的！；可是除了緋黑紗游行示威，發單傳，打電報，下半旗誌哀之外，我們見到的是什麼呢？有人說，我們有一半年的抵制外貨和三五目的經濟絕交。呵，這豈不是糲糊而不分東西之流嗎？極盛一時的犧牲，到落得一錢不值。實際說來，是由於壓迫太大和反動的不澈底，便來歸罪於幾個人的身上；可是中國的安危要靠某幾個人的身上便會解決了嗎？所以這人類的缺點便造成了社會的糲糊。

某人作了惡事，便去切了他的頭，社會構造不良便來把它推倒，這是莽漢的行爲，為聰明人，所不許的；然而若只是遲疑在十字街頭不知進退，恐怕連不漢的行爲都够不上，試問這叫什麼聰明？中國人常是在破壞之前便想到建設，這便是昧心之論，破壞以後的情形他絲毫不知，建設的預算書怎能造好？總之，人類是入了萬物之靈的騙局，便想去用一貼膏藥治古今得來的瘡痍，其實是痴了。

從前高明的博士們爲了來敷衍局面平息學潮的緣故，便說出一種極無火氣的話來：就是：『讀書即是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雖在字面上不犯什麼毛病，在實行上已竟矛盾的要命，矛盾之

外還有一種腐醉性，這便是一片糲糊。糲糊的話却要讓中國的高明人物來說，中國不也就算得高明的國家了嗎？

所以君主立憲也好，民主共和也好，婦女解放是先決問題，勞資調協也是當今的急務，然而全是空話，全不去幹，這樣的便是中國人。影子是糲糊的，血淚是微溫的，舉動是謙遜的，思想是朦朧的，便是中國人的魂靈。若是認定這條道路，死也不同頭的去幹，在聰明的博士們身上固不足惜；然而社會須是羣衆的，又要誰來負這委棄社會的罪名呢？

作於今年五三流血日之後。

小學教師的悲哀

(續)

杜俊東

『王老師，你比從先老多了！』您現在不過三十多歲吧？我問。

『老了嗎？我自己覺不出多少來。每天只是這樣刻板式的活下來，這教員生涯不覺已經快幹十年了。現在是三十五歲。』

『呵，只是三十五歲？怎麼顯得這麼老？怎麼面容這樣憔悴？』我微帶驚愕的問。

『成天這樣累着，那有老得不快的道理！近幾年來身體總是不好，人家都說作十年小學教員，能吃一根粉筆。我便疑心我已得了肺病了！去年夏天到了三個醫院檢查了好幾次，唉！醫生說已經到了第一期了！我對於自己的一生，沒有什麼奢求了！現在只是多混一天，多吃兩頓飯！』他說了，一種神秘的壓力充滿了全屋。他枯寂的面孔死板板的沒有甚麼表情，然而我被這種神秘

的空氣壓得幾乎要痛哭！

『肺病到第一期還不要緊，如果趕快醫治還不晚！』王老師，您爲什麼那樣頹唐！三十多歲正是有爲的時候呢！』我勉強安慰他。但是他本來平板的面孔，聽了我的話之後，却意外的變爲悲慘了，他這三十多歲的人幾乎嗚咽起來：

『唉！……醫生也是這樣勸我。醫生並且告訴我北京的西山養病便很適宜，不然，回到故鄉去過簡單的農村隱士生活，不幾年也便會好的。但是你知道：我一天不作教員，那裡找一碗飯吃去！而且作了十幾年的教員生涯，家裡欠了不少的債，還等誰還！——我又沒有半個兒子！唉！不要說西山住不起，便是回家都開不起呀！……』

我聽了他的話，心裡一陣酸楚，幾乎真的落出眼淚來！唉！他現在那裡是在作什麼教育事業？他這不明明是被迫的糟蹋自己的殘生嗎？……

沉默充滿了我們的中間。我想我們的談話最好是轉個方向吧，於是我們談到從先的同學。

『前幾天趙有爲給我來一封信，——是從法國來的。他是今年暑假到法國去的，現在在法國正研究藝術呢！唉！眼看你們一個一個的，一天一天的往希望的前程跑，而我一天一天的在墳墓裡跑！……有，周文明現在在B大學讀書，馮炳章也作了官了！……』他的談話仍是充滿了感慨。

牀上睡覺的那人醒了，坐起來，揉了揉眼，又站起來伸了伸懶腰，方才發見了我。王老師替我們介紹：

『這是同事陳君！這位是劉君！——從先的學生。』我們互

相的點了點頭，那陳君便出去了。一會會兒又回來，便坐在八仙棹前給學生們改作文。

『老王！……』窗外有人叫，這聲音很快的又移到門外了。門開了，一個青年走進來。

『喂，我說老王！還有富裕錢沒有？再借給我兩塊！』

他一進門，便直向王老師談話，並不會看見旁邊的我。但我看這人的輪廓，面貌，聲音，好像很熟似的，在我的腦裡稍一搜尋之後，我馬上便知道了這是我中學的同學韓謀遠。我驚喜的趨前向他握手：

『哈！老韓，還認得老同學嗎？』

『呵！呵！……認，認得！哈！兩三年不見了，一向可好？』

他被我這不速之客忽然這樣一攪，似乎覺得很窘；臉上微微的好似在發燒。

『呵，你們兩個是老同學嗎？』王老師驚喜的問。

他再也不好意思借錢了，臉狠不好意思，我們三人坐下寒暄一了陣。我曉得了他是畢業後升不起學，又找不着事，恰巧這兒的校長與他家裡有一點親戚的關係，於是他便在這兒作起人家的老師了。現在已經作了三年了這教員生涯了。

在學校時，他是一個很奮發有爲的青年，但是家境却不很好。平常的裝束，差不多無論冬夏總是一身灰制服的，他在學生會裡很活動，也很得同學的擁護，我常聽見的說他是一個天生的領袖。現在的他似乎有些改更了：頭髮也留起來了，而且梳得很光；身上穿的很講究的呷噠棉袍，腳上穿的是很時樣的黃皮鞋，臉

上也不像從先那樣沈靜肅穆了，好似充滿了浮囂似的。他見我的茶杯空了，很客氣的爲我斟了一杯茶。

當他給我倒茶的時候，他的左手引起了我的注意。原來他的右手的小指沒有了，只是近手掌處殘留着，小節殘痕。

『怎麼？老韓！這個小指什麼時候掉了？』我被好奇心的驅使，向他這樣問。

『去年掉的。』他悵然的答。

『爲什麼？被學生咬的嗎？』我開玩笑的問。

『這說起來，真令人氣憤！唉！……』他低頭瞧了瞧那殘餘的半節手指，似乎勾起多少傷心往事。

『你不知道嗎？去年北京小學教員全體大請願？……』王老師在旁邊這樣反問了我一句。哦！請願，請願不是常與流血相聯嗎？哦，我差不多已經明白了一大半了。

沉默了一會兒，他忽然很興奮的道：

『老劉！我告訴你，小學教員這種事，簡直不是人幹的！我們在學校裡常聽教員說小學教育如何重要，作小學教員如何神聖；便是我們自己作起文來，不是也時常說什麼「教育爲立國之本」這些話嗎？其實，這些騙人的話，拿到社會上是不能兌現的！我作了三年這勾當，所得的感想，只是浪費我的青春，你或許驚訝，小學教育怎麼這樣沒意思呢？你假如稍一想想國家對於小學教育的態度，你也許馬上就可以釋然了！請你想想：每天上六七點鐘的課，又要預備教材，又要改課卷，又要管理學生，每天操多少心，吃多少粉筆末，說多少話！這樣辛辛苦苦的幹一個月，到得月底，不過才領四十塊錢。就以北京這樣的生活程度的而論，四十塊錢够作什麼的？你說？』他說至此忽然頓住，似乎要

我的回答。

『的確，四十塊錢差不多也只能維持自己一個人的生活而已！』

『然而，便連這僅够維持自己生活的費用都得不到！』他說至此，又頓住了，似乎不忍再往下說去了。

『是的，北京教育界的欠薪，我是很曉得的。』我同情似的說。

『你所曉得的，也不過是前幾年的情形而已。現在的情形，簡直是出乎人們意料之外了！去年直到八月，總共不過零零碎碎的發了四個多月的薪，天氣眼瞞一天冷似一天，同事們那裡支持得住？物不得其平，當然則鳴，衣服典質一空之後，那也只好想一個較爲能促起當局注意的法子了。所以，同事們便議決罷課遊行，請發欠薪。遊行的時候，我被推作了隊長。我正帶着大隊向教育廳進發的時候，當頭來了一隊兵。』

『哦！是的，去年北京小學教育界發生的流血慘劇，我在報紙上已經看過了。你這手指便是那時被打斷的嗎？』我打斷他的話問。

『唉！是的。在槍聲砰砰之中，我高呼着口號，搖旗吶喊。忽然我的左手一痛，旗子掉了，我也便被同事拽到一條小胡同裡。唉！那顆子彈怎樣那樣不巧，只打斷了我的小指；假如正中在我的喉嚨，我也像其他被打死的同事一樣的離開了這污濁黑暗的非人生涯，我也多麼快慰！可惜，我終竟沒有死，只得仍舊回到這非人住的世界裡。以前，我雖厭惡了這非人的生涯，然而並無斷然棄絕的決心！自從那次以後，我覺悟自己的待遇實在不如一條狗，自己的生活，只是在浪費我僅有的這麼短促的青春！所以

我便下了逃出這魔窟的決心，遠走高飛。但是，作了幾年教員，智識方面，不但沒有絲毫的長進，便是從先在學校裡所學的一點兒常識，現在也都早已忘腦後了！不要說世界現在是怎樣一種情形，我不知道，便是本國的情形——甚至我自己的事情，我都完全沒明其妙！毫無疑義地，我是早已落伍了。家中沒有好老子，想憑自己的能幹去到社會混碗飯吃，在我絕對的不能呀！所以，我只得憑着我這點所懂會的哄小孩子的意見兒，仍在這兒求個半飽。所以現在，我又覺得我不但是被人家像豬狗般待遇自己浪費自己短暫的青春，同時，我又變成一個哄小孩子的機器了！

他一口氣發了許多感慨，使得我的心境更為陰沉了。方才見了王老師，與王老師談了半天的，我的出家時充滿幻美的喜悅的心兒，不覺的被罩上了一層黑影，現在，這黑影更濃了，我所見的只有黑暗，黑暗！黑暗！我明知這種事情不知簡單的幾句話所可安慰的，然而我又不能不稍微安慰安慰他。我把方才看過的小說裡面的句子偷來幾句，我勸他說你們能生活於一羣天真的兒童中間，能得兒童的一啼一笑，便是你們至高無上的清福！而且為國家，為社會，為人類，你們都負着無上的重任！

可是，這種空話有什麼用呢？我自己也不盡懷疑了。他聽了我的話，毫不放在心上，仍在繼續他的牢騷：

『在去年我會經過一個極端煩悶的時期。這些遭遇幾乎使我服毒自盡！然而，半年苦悶的時期過去了，我又大徹大悟：何苦自尋煩惱？茫茫世界上，誰不是同我一樣無意義的生活着？所以，此後，我不煩惱，我不快樂，我只是任我的意生活下去，老天什麼時候結果了我，那時候也就一空百空，什麼也沒有了。有人說我「玩世不恭」，然而這世界對你的態度你還沒有看見

嗎？』

至此，我恍然他為什麼竟變成這樣頹廢墮落了。在學校時那樣一個奮發有為的青年，走到社會混上三年，便氣餒如此了。

我自然仍是不痛不癢的鼓勵他幾句；然而，我注怕他心中早已笑死了我吧？

『方學海你認識嗎？——他是我們中學的老畢業生。』他忽然這樣問了我一句。

『熟極了。聽說他在家賦閑呢！』

『他就在這兒呢。——他也在這兒作教員。』

『真的嗎？想不到這兒有這麼些熟人。』

我們正談着，窗外有人跑的脚步聲，這脚步声跑到門外——

『老韓，快走？』

那人一面喊着，一邊開門，我一看，這正是我的老同學方學海。他戴着一頂灰色的呢帽，披着一件舊的西式大氅，頭上還圍着圍巾，好像要出門的樣子。我們相見很熟，嘻嘻哈哈的說笑了一陣。

『你有事嗎？——要有事，就請便吧！』

『沒有，沒事。』方答。

『我們到你的屋子談談吧。老方？』

我當着王老師的面前，好像很拘束似的，所以提議我們到方的屋子裡談談。的確，多年不見的老同學，到了一塊兒，很可以暢談一下，但當着王老師的面前，我總覺得有點兒師生的關係，不能太放鬆了，於是馬上接着說道：

『對了，我很打算瞻仰瞻仰你的「大屋」呢！——王老師，你先忙吧，回頭再來有您。』

（未完）